

詞

學

第
六
輯

詞

學

第
六
輯



學詞

第 六 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156025

《詞學》編輯委員會

俞平伯 任中敏 唐圭璋 潘景鄭
錢仲聯 宛敏灝 王 起 程千帆
萬雲駿 施蛰存 馬興榮

主 編

唐圭璋 施蛰存 馬興榮

詞 學

第六輯

《詞學》編輯委員會編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中山北路3663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译文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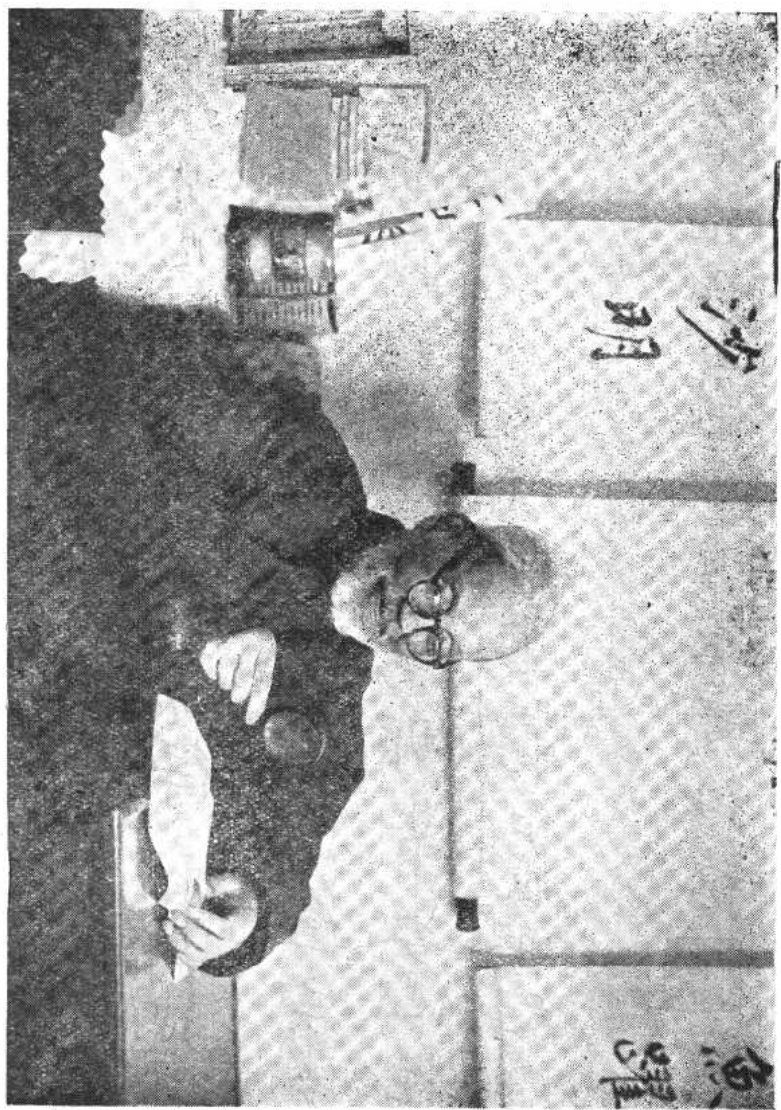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8.75 插頁 2 220 千字

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ISBN7—5617—0039—3/I·001

定價：2.15元



夏承焘教授遺像

前路千峰不肯晴夕陽好處是歸
程偶然過水如遺世會得看山不問
名三日別萬重青自家邱壑寂多
情不因踏得芒鞋破那肯安心住

二靈

自顯勝門歸靈巖作鷓鴣天

小詞錄求

塾存先生教正

夏承燾仵稿



夏承燾教授手迹

稼軒長短句卷之二

念奴嬌

書東溪村壁

野棠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刻地東
風欺客夢一夜雲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
繫馬此地曾輕別樓空人去舊遊飛燕能
說聞道綺陌東頭行人曾見簾底纖纖
月舊恨春江流不斷新恨雲山千疊料得
明朝尊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



濟南辛稼軒紀念祠

DL5 2/18

詞學

第六輯篇目

論述

辛稼軒的俳諧詞	鄧魁英(四)
辛詞一得	常國武(五)
王碧山四考	黃賢俊(七)
論石湖詞	華嚴(一七)
白居易詞辨	施鵬存(一五)
論宋人詠物詞的審美層次	方智範(一六)

文獻

倦駝庵稼軒詞說	顧隨(一)
天風閣學詞日記(一九三九年·續二)	夏承燾(二四)
大鶴先生手札彙鈔	黃墨谷(五)
芸香草堂評《山中白雲詞》	高亮功(一四)

朱生豪遺詞

朱宏達(三〇四)

書誌

李清照詞輯本論略

王璠(一九)

歷代詞選集叙錄(六)

舍之(三五)

新出詞籍介紹

編者(三九)

詞苑 (三八)

韓國磐一首 杜蘭亭二首 繆鉞二首 程千帆二首

黃墨谷二首 茅於美二首 許白鳳二首 魏向炎二首

何之碩二首 周退密六首 周夢莊二首 徐家昌一首

陳兼與二首 馬祖熙二首 周煉霞二首 張壽平二首

秦子卿二首 王鍾琴二首 施議對一首 施蟄存一首

叢談

杜牧八六子 (六四)

泰娘橋 (七六)

范 開 (一〇五)

西湖十景詞 (一七五)

排 遍 (二六八)

李夢陽小詞 (二七三)

紅情綠意 (二七四)

夏承燾先生紀念特輯

三年風雨對床眠	王季思(二四六)
回憶瞿禪在上海	何之碩(二四九)
高樓風雨感斯文	馬茂元(二五〇)
堅決廢除「唐詞」名稱	任半塘(二五三)
論瞿翁詞學	程千帆(二五四)
瞿禪先生二三事	陳貽愬(二五四)
夏先生教我改詩詞	周篤文(二五八)
瞿禪師治學三教	陳翔華(二五八)
從夏老問學二三事	吳肅森(二六〇)
我的老師夏承燾教授	施議對(二六一)

天風閣遺事 秦子卿(二六三)

飛虎營頭聽鼓角 彭靖(二六五)

編輯後記 (二六九)

第二次詞學討論會記要 (二七〇)

圖版

(一)夏承燾教授遺像

(三)夏承燾教授手迹

(三)元延祐刻本《稼軒長短句》書影

(一)濟南辛稼軒紀念祠

倦駝庵稼軒詞說

顧隨

自序

苦水曰：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于枕上口授唐人五言四句，令哦之以代兒歌。至七歲，從師讀書已年餘矣。會先妣歸寧，先君子恐廢吾讀，靳不使從，每夜爲講授舊所成誦之詩一二章。一夕，理老杜《題諸葛武侯祠》詩，方曼聲長吟「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案上燈光搖搖顫動者久之，乃挺起而爲穗。吾忽覺居室牆宇俱化去無有，而吾身乃在空山中草木莽蒼裏也。故鄉爲大平原，南北亘千餘里，東西亦廣數百里，其地則列御寇所謂「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者也。山也者，爾時在吾亦只於紙上識其字，畫圖中見其形而已。先君子見吾形神有異，詰其故，吾略通所感。先君子微笑，已而不語者久之，是夕遂竟罷講歸寢。吾年至十有五，所讀漸多，始學爲詩，一日於架上得詞譜一冊讀之，亦始知有所謂詞。然自是後，多違庭訓，負笈他鄉。二十歲時，始更自學爲詞。先君子未嘗爲詞，吾又漫無師承，信吾意讀之，亦信吾意寫之而已。先君子時一見之，未嘗有所訓示，而意似聽之也。顧吾其時已知喜稼軒矣。世間男女愛悅，一見鍾情，或曰宿孽也。而小泉八雲說英人戀愛詩，亦有前生之說。若吾於稼軒之詞，其亦有所謂宿孽與前生者在耶？自吾始知詞家有稼軒其人，以迄於今，幾三十年矣。是之聞，研讀時之認識數數變，習作之途徑亦數數變，而吾每有所讀，有所作，又不能囿于詞之一體，時而韻，時而散，時而新，時而舊，時而三五月至三五年擴詞而不一寓目，一著手。

而吾之所以喜稼軒者或有變，其喜稼軒則固無或變也。意者稼軒籍隸山東，吾雖生爲河北人，而吾先世亦魯籍，稼軒之性直而率，慤而淺，故吾之才力、之學識、之事業，雖無有其萬之一，而性習相近，遂終如鍼芥之吸引，有不能自知者耶。噫，佛說因緣，難言之矣。然自是而交好多目余填詞爲學辛，二三子從余治詞者亦或以辛詞爲問，而頻年授書城西校中，亦曾爲學者說《稼軒長短句》。一九四一年冬，城西罷講，是事遂廢。會莘園寓居近地安門，與吾廬相望也，時時過吾談文。一日吾謂平時室中所說，聽者雖有記，恐亦難免不詳與失真。莘園曰：「若是，何不自寫？」吾亦一時興起，乃遴選辛詞二十首，付莘園鈔之。此去歲春間事也。然既苦病纏，又疲飢驅，在萬一載將半，始能下筆，作輟二十餘日，終於完卷，亦足以自慰，足以慰莘園，且足以慰年來函詢面問之諸友也。夫說辛詞者衆矣，吾嘗盡取而讀之，其犖然有當於吾心者，蓋不數數遇。吾之說辛，吾自讀之，亦自覺有稍異夫諸家者。吾之視人也既如彼，則人之視吾也，其必能犖然有當於心也耶？彼此是非，其孰能正之？雖然，既曰說，則一似爲人矣。吾之是說，如謂爲爲人，則不如謂爲自爲之爲當。此其故有三焉。其一，吾二十餘年來讀辛詞之所見，零星散亂，藉此機緣，遂得而董理之。其二，吾初爲上卷時，筆致甚苦生澀，思致甚苦艱辛，情致甚苦板滯，及至下卷，時時乃有自得之趣。其三，吾平時不喜爲說理之文，於是亦得而練習之。爲人之結果若何，吾又烏能知之，若其自爲，則吾已有種豆南山之感矣。勝業雖小，終愈於無所用心耳。或有謂既以自爲而非爲人，又何必詞說之爲？曰：既非爲人而以自爲，又何不可爲詞說也？陶公詩時時言酒，而人謂公之意不在酒，藉酒以寄意耳。夫其意在酒，固須言酒；若其意不在酒，而陶公之詩乃又不妨時時言酒也。且夫宇宙之奧，事物之理，吾人其必不能知耶？苟其知之，吾人又必能言之耶？孔子爲天縱之聖，釋迦爲出世之雄，是宜必能知矣。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而曰：「予欲無言。」釋迦在世，說一大藏教，超度衆生，而曰：「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

佛。」以聖人與大雄，尚復如是，則說之難歟？抑說之無益歟？月固月也，人不識月，而吾指以示之，則有認指爲月者矣。水固水也，析之爲氫二氧，無毫髮虛僞於其間也，說之確當無加於是矣。然既氫二氧矣，又安在其爲水也？若是夫說之難且無益也。孔子與釋迦所說者道，而今吾所欲言者文。道無形而文有體，則說道艱而說文易。古來說文之作，吾所最喜，陸士衡《文賦》，劉彥和《雕龍》，是真意能轉筆，文能達意者。然士衡曰：「是蓋輪扁之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又曰：「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則有欲言而不能言者矣。至劉氏之《文心雕龍》，較之《文賦》，加詳與備。然其《序志》亦曰：「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以二氏之才識與思力，專精於文，尚復如是，吾未見說文之易於說道也。是故知之愈多，言之愈寡，知之彌遠，說之彌艱。文之與道無殊致也。彼孔子與釋迦，陸機與劉勰，皆知道與知文者也，宜其言之如是。吾於道無所知，自亦不言，至今之說辛詞，詞亦文也，說詞亦豈自謂知文？陸氏與劉氏，雖其知文，雖不能忘言，要不肯易言，故有前所云云耳。若夫苦水維其不知文，故轉不妨妄言之，是亦陶公飲酒之別一引申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彼村氓山樵，釋耒弛擔，田邊林下，亦間談性天。此豈能與夫子并論？彼村氓山樵，不獨無方聖人之意，亦並無自謂有知性天之心，要之，亦不能不間或一談而已，亦更不須援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而爲之解嘲也。於是乃不害吾說文，又不害吾說辛詞也。而吾又將奚以說也？於古有言：文以載道。若是乎文之不能離道而自存也。然吾讀《論語》，《莊子》及大雄氏之經，皆所謂道也，而其文又一何其佳妙也？《論語》之文莊以溫，《莊子》之文縱而逸，佛經之文曲以直，隱而顯。如無此妙文，則其書將誰誦之？而其道又奚以傳？若是乎道之有賴于文也。彼載道之文，且復如是，則爲文之文將何如邪？古亦有言：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夫如是，則學文之人將如何以涵養其身心，敦勵其品行乎？殆必如儒家之正心誠意，佛家之持戒修行而後

可。雖然，審如是，即超凡入聖，升天成佛，於爲文乎何有？且吾即將如是以說耶？則雖談天雕龍，辨析秋毫，於說文又何有？奈學文者又決不可忽視上所云之涵養與敦勵。然則如之何而可？於此而有簡當之論，方便之門，夫子之忠與恕，初祖之直指本心，見性成佛是。所謂誠也。故曰：「修辭立其誠。」故曰：「誠於中，形於外。」吾嘗觀夫古今之大文人大詩人之作，以世諦論之，雖其無關於真義之處，亦莫不根於誠，宿於誠。稼軒之詞無游辭，則何其誠也。復次，文者何？文也者，文彩也。無彩，即不成其爲文矣。吾之所謂文彩，非脂粉薰澤之謂。脂粉薰澤，皆自外鑠，模擬襲取，非文彩也。而欲求文彩之彰，又必須于文字上具鑢錘，能驅使，始能有合。小學家之論小學也，曰形，曰音，曰義。今姑借此固有之假名，以竟吾之說。曰義者，識字真，表意恰是，此盡人而知之矣。然所謂識字，須自具心眼，不可人云亦云。否則仍模擬襲，非文彩也。曰形者，借字體以輔義是。故寫茂密鬱積，則用畫繁字。寫疏朗明淨，則用畫簡字。一則使人見之，如是林木之蒼鬱與夫巖岫之杳冥也。一則使人見之，如見月白風清，與夫沙明水淨也。曰音者，借字音以輔義是。故寫壯美之姿，不可施以纖柔之音，而宏大之聲，不可用於精微之致。如少陵賦櫻桃曰「數回細寫」，曰「萬顆勻圓」。細寫齊呼，櫻桃之纖小也，勻圓撮呼，櫻桃之圓潤也。以上三者，莫要於義，莫易于形，而莫艱於聲。無義則無以爲文矣，故曰要。形則顯而易見，識字多則能自擇之，故曰易。若夫音，則後來學人每昧於其理，間有論者，亦在恍兮惚兮，若有若無之間，故曰艱。曰要，曰易，曰艱，以上三云，就知之而言也。若其用之於文也亦然。雖然，古來大家，其亦果知之耶？要亦行乎其不得不然，不如是，則不愜於其文心而已。今吾亦既再三言之，則亦似知之矣，而吾之所作，其果能用之耶？即能用之，其果能必有合耶？吾嘗笑東坡「魂飛湯火命如雞」一句之非詩，其義淺而無致，其形粗而無文，其聲則噪雜而刺耳。東坡世所謂才人也，而其爲詩，乃有此失，其他作家，自宋而後，雖欲不等諸自鄧以下不可得也。若夫

往古之作，「三百篇」、《楚辭》、《十九首》，曹孟德、陶淵明，於斯三者，殆無不合。李與杜，則有合有離矣。然其高者，亦殆無不合。今姑以杜爲例。七言如「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攬離思花冥冥」，如「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如「駿尾蕭梢朔風起」，如「萬牛回首丘山重」，五言如「重露成涓滴，疏星乍有無」，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如「雲臥衣裳冷」，如「側目似愁胡」等等，皆於形、音、義三者，無毫髮憾。學人有心，細按密參，自有入處，不須吾一一舉也。稼軒之詞，亦有合有離矣。其合者，一如老杜，即以今所選諸詞論之，如《念奴嬌》之「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如《沁園春》之「疊嶂西馳，萬馬回旋，衆山欲東」，如《鷓鴣天》之「紅蓮相倚渾如醉，白鳥無言定自愁」，如《南歌子》之「月到愁邊白，難先遠處鳴」等等，學人亦可自會，又不須吾一一說也。雖然，吾上所拈舉，聊以供學人之反三云爾。吾非謂二家之合作即盡於是，亦非謂其有句而無篇也。即今所選辛詞二十章，亦豈遂謂足以盡稼軒哉？抑吾尚有不能已於言者，凡夫形、音、義三者之爲用也，助意境之表達云爾。是故是三非一，亦復即三即一。一者何？合而爲意境而已。一者何？即三者而爲一而已。故視之而觀其形，誦之而聽其聲，而其義出焉。又非獨唯是也，聽其聲而其形顯焉，而其義出焉。若是則聲之輔義更重於形也。三即一者，此之云爾。且三者之合爲文而彰爲彩也，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求。稍一勉強，便非當家。古之作者，其人之深也，常足以探其源而握其機。故能操縱殺活，太阿在手。其出之微也，又常冥然如無覺，夷然如不屑。故能左右逢源，行所無事。於是而所謂高致生焉。吾乃今然後論高致。吾國之作家，自魏、晉、六朝迄乎唐、宋，上焉者自有高致，其次知求之，有得不得，其次雖知求之，終不能得，若其未夢見者，又在所不論也。稼軒之爲詞，初若無意於高致，則以其爲人，用世念切，不甘暴棄，故其發而爲詞，亦用力過猛，用意太顯，遂往往轉清商而爲變徵，累良玉以成疵瑕，英雄究非純詞人也。然性情過人，識力超衆，眼高手辣，腸熱心慈，胸中又無點塵污染，故其

高致時時亦流露於字裏行間。即吾所選二十首中，如《水龍吟》之「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鵲橋仙》之「看頭上風吹一縷」，《清平樂》之「誰似先生高舉，一行白鷺青天」，皆其高致溢出於不覺中者也。義已詳《說》中，茲不贅。問：既曰高致，則作品所表現，亦嘗有關於作者之心行乎？曰：此固然已。而吾又將烏乎論之？且此寧須論也？且吾前此拈心畫、心聲時不已稍稍及之矣耶？故於此亦不復論。若高致之顯於作品之中也，則必有藉乎文字之形、音、義與神乎三者之機用。是以古之合作，作者之心、力既常深入乎文字之微，而神致復能超出乎言辭之表，而其高致自出。不者，雖有，不能表而出之也。而世之人欲徒以意勝，又或欲以粉飾熏澤勝，俱已。吾如是說，其或可以釋王漁洋之所謂神韻，王靜安之所謂境界乎？雖然，吾信筆乘興，姑如是云云耳。吾年來於是之自悟、自肯也，亦已久矣。即與兩家所標舉之神韻與境界無一毫髮合焉，吾之自肯如故也。即舉世而不見肯，吾之自肯仍如故也。吾之爲此詞說也，豈有冀於世之必吾肯也？二三子既有問，吾適有所欲言，聊於此一發之云爾。吾說而無當也，則等於大野之風吹，宇宙空虛，亦何所不容。其當也，又豈須吾說之耶。上智必能自合之；次焉者，研讀創作，日將月就，必能自得之。若是者又奚吾說之爲耶？下焉者，雖吾說，其有稍濟耶？且四十九年，三百餘會，一部大藏經，亦何嘗非說？而其終也，世尊拈花，以不說說，迦葉微笑，以不聞聞。二三子雖求知心切，欲得頓悟，來相叩擊，希冀觸磕，吾亦已不能無言，而果能言之耶？言所以達意，而果能達耶？即達矣，二三子之所會，果爲吾意耶？嗟夫，初祖西來，教外別傳，直指本心。而六祖目不識丁，且謂諸佛妙理，非關文字，頗尚有增經。屬祖初而曰即心即佛，繼而曰非心非佛，雖其言之簡，固亦不能無言也。弟子大梅謂其惑亂人未有了日，宜哉。後來子孫，拈槌豎拂，輾轉弄獅，極之而棒，而喝，而打地，而一指，苦矣，苦矣。吾嘗推其意，蓋皆知其不能言而又不能不有所表現以示來學，所謂不得已也。出家大事，如此糾紛，亦固其